

向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理想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12月14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作为奋斗目标,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2012年以来,中国之前扶贫攻坚的基础上,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努力,今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

已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将继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水平。

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减贫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论坛与会人士深化减贫经验交流,广泛凝聚共识,提振减贫信心,为加速全球减贫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秒报秒批一体化』

“申请工程进度变更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以前一想到准备材料就头痛,没想到现在这么方便了。”游旺说。

随着深圳进一步探索数字政府建设,和游旺一样,越来越多的深圳居民正体验到“秒报秒批一体化”的便利。

2018年和2019年,深圳相继推出了“秒批”和“秒报”改革,即通过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在受理审批环节实行无人干预自动审批,在业务申报环节实行少填或不填信息的无感申办。来自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深圳已经有278个高频政务事项可以做到“秒批”,250个政务事项实现了“秒报”。

然而,这样的模式还面临一个突出的痛点。“‘秒报’和‘秒批’涵盖的政务事项并不完全对应,这意味着一些政务事项可以‘秒报’,但可能还做不到‘秒批’;一些政务事项审批很快,但申报过程还比较烦琐。”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管理处处长张卫清说。

(下转2版)



38种大病在西藏得到专项救治

已有5000余名大病贫困患者受益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李键)为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负担,西藏自治区今年将膀胱癌、卵巢癌、肾癌、重症精神疾病、风湿性心脏病纳入大病集中救治病种范围,救治病种总数比国家标准多8种,达到38种。

西藏是我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因病致贫的农牧民群众不在少数。大病专项救治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救治对象主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患者。2017年,西藏在国家确定的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的基础上,增加了西藏地区高发的包虫病和白内障,此后又多次扩大专项救治病种范围。

受益于大病专项救治政策,今年42

岁的日喀则市建档立卡贫困户普赤,2018年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免费接受手术,去除了包虫病多年的折磨。康复之后,市里组织的签约服务医疗团队每个季度还上门为她检查身体。她说:“国家不仅帮助我们全家脱了贫,还免费治好了我的病。”

针对像普赤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西藏确定定点医院、诊疗方案及付费原则、保障政策,按病情实行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措施,截至目前已有5000余名大病贫困患者得到了专项救治,4万余名慢病患者接受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800余名重病患者实现了兜底保障。

同时,西藏开展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

构、人员“清零行动”,在全区74个县、678个乡镇、5300个村(居)设有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范围覆盖全区所有行政区划,解决了215个乡镇卫生院没有合格执业(助理)医师的问题,实现了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减轻贫困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多年来,西藏医疗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已经实现371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373种“中病”不出地市、一些常见“小病”在县级医院就能得到及时治疗。

图片:国家卫生计生委在西藏开展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山南市扎囊县折木村村民有序登记,等待B超检查(2016年9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延迟退休：何时改？怎样动？

新华社记者姜琳、闫起磊、霍思颖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里的这一表述,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延迟退休有没有“时间表”?男女是否该同龄退休?就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和专家。

延迟退休有多大必要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77.3岁,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近70年未有调整。

“与‘十三五’相比,这次规划建议强调实施,就是要真正‘动’起来,从顶层设计到付诸行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教授彭浩然认为,延迟退休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过早退休容易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也明显偏低。人社部资料显示,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等都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了65岁甚至更高。

尽管对男女是否该同龄退休等问题,专家们还存在不同看法,具体取决于

下一步如何规定,但女性延迟退休的速度略快一些,缩小男女之间退休年龄的差异,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

延迟退休会不会只利好一部分人?

一些人认为,延迟退休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负责人,能让他们施展更多才干,同时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普通职工特别是基层企业职工相对缺乏积极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对延迟退休的期待也不一致。总体看,体力劳动者担忧较多,脑力劳动者反应没那么强烈。一些医学专家、大学教授、科学家等“退而不休”,有的甚至七八十岁还在奋战。

为了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部分专家建议,在具体实施延迟退休时,一是要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二是要强调循序渐进,注重改革的公平性、制度的科学性。

养老金是不是不够了?

实施延迟退休,是不是为了缓解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矛盾?今年企业社保费减免力度空前,往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退休职工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

针对这些担忧,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是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更是养老保险工作的“底线”和“红线”,绝不会突破。

“从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实际

运行情况看,总体较平稳,甚至还好于预期。从基金收支看,总收入2.1万亿元,总支出2.8万亿元。虽然短期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累计结余4.5万亿元。国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位负责人说。

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吗?

“会不会出现一些领导干部不让位子、年轻人就业更难的问题?”面对记者这一提问,多位专家给出了否定答案。

“短期内,在改革转型期,不排除个别单位、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就业挤压,但是长期看,不会对就业市场产生显著影响。”郑秉文说,国际上其他国家延迟退休的实际经验,也不支持这一结论,因为就业岗位不是一些人退出就业市场而产生的,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也认为,就业市场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岗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岗位,相互很少交叉,因此延迟退休挤占年轻人岗位的情况并不突出。

延迟退休何时能出“时间表”?

今年9月,人社部回答网民关于延迟退休政策提问时表示,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适应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延长的需求,认真研究相关政策措施。

“具体何时推出需要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策的节奏。”郑秉文说,“可以肯定的是,延迟退休不会一步到位,不太可能‘断崖式’进行改革,不

会一年就推迟五岁退休。”

他认为,关键要制定一个渐进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表”“路线图”,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清晰预期,最大程度获取改革共识。

彭浩然建议,退休年龄的调整一定要避免邻近的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差距过大。

养老金水平能不能持续提高?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职工不愿意延迟退休,主要是担心交养老金的时间长,最后领的时间短,相当于少拿钱、吃了亏。

持续提高养老金水平、让晚退休的人多领一些养老金,是目前在职人员的普遍期盼。

“未来一方面要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加大国有资产划拨水平等;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比如合理确定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提高大家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彭浩然说。

近年来养老金待遇连续提高,在改革调整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少部分职工养老金“不看缴费长短,只看退休早晚”的现象。

对此,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保人员养老金水平与其缴纳时间长短、缴纳金额高低密切相关,参保人员缴费的时间越长、缴得越多,退休后待遇水平会越高。我们正在加快健全“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逆风破浪的中国经济

新华社记者刘羊咏、高亢

由负转正,逐步回升,再到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勾勒出了一条总体上扬的曲线,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用电量,向来是经济运行的“风向标”。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6.5%。随着复工复产、经济的逐步复苏,增速由负转正,4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0.7%,随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8月增速达到7.7%,带动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实现正增长。

“用电量稳步增长,呈现出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回暖的良好态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经济稳步复苏是用电量增速回升的主要原因,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消费需求已逐步恢复常态。

用电量增减与经济活力有何直接关联?一组身边的用电数据道出秘密——

生产一吨粗钢平均耗电约440度;电气化铁路运送一万吨货物每公里耗电约100度;纯电动乘用车百公里平均耗电约15度;我们每人每天生活耗电约2度……

在现代社会中,电力与经济运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全社会用电量,包含了第一、二、三产业以及居民生活等领域的电能消耗总量。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大体吻合。通过用电量增长曲线变化可以反映出经济运行情况。”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单葆国说。

“电力看经济”“电力看民生”“电力看高质量发展”……走进位于北京市虎坊桥西南角的国家电网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对多个电力数据进行汇总、梳理、分析。

一个个指数、一条条曲线,变身读懂经济运行、企业运营变化与趋势的“晴雨表”。

国网大数据中心数据分析中心经营处处长彭放指着电子屏上的曲线说,电力消费指数通过用电量、用户规模等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综合反映电力消费市场的发展状况,指数显示2月份最低,此后逐步回升,到6月趋于稳定,10月同比增长5%左右。这与经济走势很相近,从电力视角印证了经济的回暖复苏。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疫

情大考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2020年,各产业运行情况如何?哪些行业充满活力?跟随电力数据,来感受下中国经济的“亮度”。

综合国家能源局和中电联的数据,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1月至10月同比增长9.7%。近年来我国加大农网改造升级力度,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使得第一产业用电潜力得到释放。前三季度,畜牧业、渔业、农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8.8%、11.2%和5.4%。

第二产业用电量自4月以来增速稳步提高,8月、9月用电量增速达到9.9%、8.6%,是拉动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三季度,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上升至10.8%,是当前工业生产中的一大亮点。

第三产业用电量自5月起连续正增长,8月增速达到7.5%。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服务业用电量增速逐渐好转。

疫情期间“宅”在家的日子,老百姓生活用电量实现较快增长,一季度增速为3.5%。1月至10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持续较快增长,用电量同比增长5.9%,增速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全国哪个地方用电增长最快?西部!

1月至10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0.9%、0.3%、4.6%和1%。

分行业看:1月至10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4.4%、11.9%、6.6%、4.5%和3.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7%。

“这反映出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恢复态势良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行业保持快速增长。”单葆国认为。

在北京亦庄的北汽新能源汽车展厅人头攒动,新能源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一辆新款新能源汽车用户保有量已超过51万。”北汽新能源新闻发言人连庆锋说。

国网能源研究院预测,综合考虑经济运行持续向好等因素,四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左右,全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同比增长3%左右。

“从近期用电量增长来看,预计1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工业生产增长较快,服务业持续恢复。”单葆国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三位一体”合作推进乡村振兴

浙江平湖创新发展“新仓经验”

“今年上半年,正是通过政府搭建的‘鲜到家掌上菜场’等网上销售平台,我们的‘跑道鱼’销售相比往年不减反增。截至目前,今年销售额已达180万元,其中20%为网络订单。”浙江平湖市一代特种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周宇平说。

平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初合作经济“新仓经验”的诞生地。“新仓经验”就是通过生产供销的联合与合作,建立供销社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稳定、信任的关系。近年来,平湖在“新仓经验”基础上创新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改革,赋予“新仓经验”新内涵,全面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

“我们把传承发展‘新仓经验’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平湖市农合联(供销社)主任邹好琼说,首个县域“数字农合联”——“金服在线”就是改革成果之一。

据了解,“金服在线”上线以来,在家庭农场、合作社、集团采购商、农服企业、机关机构等类型用户中开展了广泛试点应用,形成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新格局。

金忠林是平湖市新仓镇芦湾村养殖大户,他种植的蘑菇和芦笋需要大量生产性投入。以往,每年的生产贷款是他最头疼的事情。而如今,新仓镇创新农村资金互助会可以提供担保,“20万元贷款很快就办下来了,而且利率还相对低了20%。”

“‘新仓经验’宗旨是为‘农’,灵魂是‘结合’,动力是‘创新’,其经验和价值弥足珍贵,是平湖的‘传家宝’。”平湖市副市长沈志凤说,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充分结合,打造农作服务圈、产品流通圈、信用支撑圈,合力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岳德亮)